

語文補充讀物

保衛延安第一仗

杜鵬程原作 本社節錄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，國民黨反動派胡宗南的十四五萬軍隊，沿咸榆（〔咸〕讀ㄊㄞˋ 〔榆〕讀ㄩˊ）公路和公路以東地區，向延安進攻。

彭副總司令（〔彭〕讀ㄆㄥˊ 〔朋〕）分析敵人的這次進攻說：敵人侵佔延安會撲一個大空，政治上不利，軍事上更是什麼也撈不到。但是敵人因為佔領延安，一定非常狂妄驕傲，輕視我軍。他們除了拿部分兵力固守延安和補給綫以外，主力部隊一定要尋找我軍決戰。因此，彭總遵照黨中央指示，讓我們的主力部隊從延安撤退（〔撤〕讀ㄘㄞˋ 〔去〕）以後，在延安東北的青化砭（〔砭〕讀ㄅㄧㄢˊ）地區集結等待命令；另外又派一小支部隊朝延安西北的安塞川方向，節節後退，誘擊敵人，迷惑敵人。

瞅（^睜_[睜]）機會打擊敵人。看來，彭總是給胡宗南把什麼都安排好啦。

我軍主力部隊，隱蔽（^藏_[藏]）在青化砭東西兩面大山背後的深溝裏，等候敵人為掩護延安而伸出來的側翼警戒部隊。

幹部們成天去青化砭左右的山頭上看地形；有少數部隊在山頭上做工事。

團長趙勁（^趙_[趙]）率領三十多個幹部，一會兒從這個山頭爬到那個山頭，用望遠鏡四處觀察；一會兒把地圖鋪在地上，幹部們圍成一個圈，商量着怎樣部署（^署_[署]），怎樣出擊……

團參謀長衛毅（^毅_[毅]）講了些什麼話以後，大家都連連點頭說：“這真是一個伏擊的好地方。”

一營長劉元興（^劉_[劉]）接住衛毅的話尾，說：“可不是？這就是青化砭。你們看，這簡直是打上燈籠找不着的好地形！敵人只要鑽進來，我們一把就能全部撈住他。妙！妙！”

青化砭在延安東北六七十里的地方。咸

榆公路從延安向東伸去五十多里到了姚店子村(_姚^[讀]_么^[搖])，再由姚店子村折轉向西北伸入這“青化砭”的小山溝裏。這條溝是東西兩條山夾着的一條小河，公路和小河平行。

趙勁率領幹部們爬過了幾個山頭，又把作戰地圖鋪在地下，低頭沉思。幹部們圍在趙勁周圍，彎下身子，盯着(_叮^[讀]_叮^[釘])地圖。

趙勁撿(_檢^[檢])起一根小樹枝，指着地圖，講預定的兵力部署的情況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的部隊擺在這周圍的山上。敵人進了伏擊圈——青化砭地區；等北面堵(_堵^[堵])敵人的部隊打響以後，兄弟部隊從兩面夾擊。我們這個團的任務是：堵住敵人的屁股，斬斷敵人退路，保證我主力部隊全殲(_尖^[尖])敵人。”他的眼光掃過幹部們的臉，又說：“整個陣勢就是這樣。”

幹部們看着周圍的山頭，有的人想着趙團長的話，有的掏(_掏^[掏])出日記本用筆寫着什麼；有的在低聲議論：

“這一條口袋哪，蠻好！敵人要鑽進來就準‘報銷’了他。”

“可是敵人準往裏鑽嗎？”

劉元興說：“誰又不是算卦的（《[卦]論[卦]》），不過敵人可能來就是啦！”

趙勁說：“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來！”他又把敵情分析一番（《[卦]論[卦]》）說：“胡宗南匪徒佔領延安以後，八面威風，瞎衝冒撞，大喊大叫，要我主力‘決戰’。敵人把安塞川我們誘擊的小股兵力，當成我軍的主力部隊。這樣，昨天敵人五萬多人，向安塞縣進攻，去‘撲滅’我軍主力。同時，敵人又派出三十一旅等部，向青化砭地區進攻，這支部隊當日進到延安東川的拐峁村（《[拐]讀《×男》，[峁]讀《×玄》）一帶，離我軍預備伏擊的這個青化砭只有二三十里。”

趙勁講到末了，說：“同志們，這樣，彭總讓敵人服從了他的指揮。現在我們的中心任務就是：把彭總的意圖變成戰士的決心，把戰士們的決心變為我們的勝利。”

看外表，趙勁是個長期過慣嚴格軍隊生活的人。不管什麼時候，他的皮帶、綁帶都紮（ㄇㄨ）得很整齊；身子挺（^去〔體〕^{ㄌㄩ}〔影〕^拼）得直錚錚的（^{〔錚〕讀}_{由之〔睜〕}）。他負過十次傷，失血多，瘦稜稜的（^{〔稜〕讀}_{另乙}）臉有些黃。

猛然，趙勁指着東面的山坡，說：“看！七〇一（^{陳興允旅}_{長的代號}）來啦。”幹部們順着他的手看去，只見陳旅長帶着五六個幹部從山坡走上來。

旅長頭上冒着汗，大概是跑了很多山頭。他以軍人慣有的敏捷（^ㄉ〔裁〕^ㄕ），拿起望遠鏡向周圍看。他看見青化砭西面山頭上，兄弟部隊的幹部三三兩兩的也在看地形。看了一陣，他把望遠鏡的皮帶掛在脖子（^{〔脖〕讀}_{分正〔薄〕}）上，讓鏡子吊在胸前，對身旁的通訊員嚴厲地喊：“要注意隱蔽，你們都擁到這裏幹什麼？”

陳旅長背着手，望着趙勁和幹部們，說：“這頭一砲一定要打響，一定要把敵人的威風壓下去。”他把鏡子交給警衛員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又問：“趙勁！地形摸得怎樣了？”

趙團長端鈴鈴地站在旅長身邊，思量了一下，說：“初步摸了一下。另外，拉了些部隊上來開始做工事了。”

陳旅長問了問團的火力陣地和兵力部署的準備情形，又對身邊一個幹部說：“你們團的任務搞清了麼？好，你來複誦（^{ふく}誦^し）。”

那個幹部說：“敵人進了伏擊圈，前面打響，我們就不顧一切地斬斷敵人的後路，捆（^く捆^む）住‘口袋’口。”他指着左前方補充了一句：“堵住敵人進來的那個溝口。”

陳旅長望着左前方，足有四五分鐘。又問旁邊一個幹部：“你們最好的出擊道路在哪裏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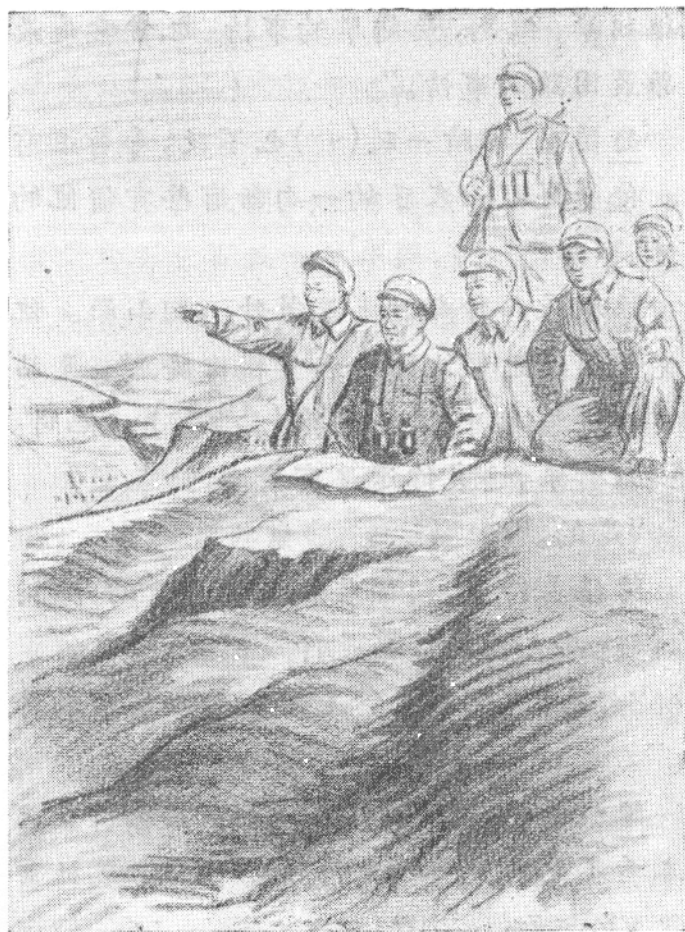
“跳過正前方這個山峯，一直就戳下去啦！”

陳旅長想了一陣，問：“你親自去看過嗎？”

“這好複雜呀，一眼就看透了。”

陳旅長瞅了趙勁一眼，說：“這樣簡單？我

革命軍人必死之決心



革命軍人必死之決心

要親自去看看。”又說：“戰鬥中有些事情看來很簡單，但是，最簡單的事情，也常常是最複雜最困難的事情。”

趙團長，眼睛一眨（^{ㄓㄩ}）也不眨，看着正前方。他覺得旅長末了的一句話有些責備他的意味。

陳旅長和幹部們上了另外一個山峯。他研究了團的迫擊砲陣地和重機槍掩體，還站在重機槍掩體中試着瞄準（^{〔瞄〕讀}（^{〔高〕}）。他問：“趙勁，看來，這裏你還沒有檢查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陳旅長轉身，問那些站在他身旁的幹部：“你們這些火器的任務是什麼？”

“報告！我們的任務是封鎖敵人進來的溝口。”

陳旅長說：“可是站在這機槍掩體中，就根本看不見溝口啊！你們團裏一共有幾挺重機槍？多少子彈？”

“全團共有四挺；每挺槍，平均三百五十

發子彈。

陳旅長說：“瞎扯（扯）！四挺中還有一挺馬克沁（〔妻印〕拼）不能用吧？”

“對！”

陳旅長又問一個重機槍射手：“每挺重機槍平均有三百五十發子彈，戰鬥打響了，你嘩嘩（〔花〕）幾下子就把它送出去了。子彈打完了又怎麼辦呢？”

那個戰士立正站着不吱聲（〔吱〕讀〔出〕聲）。

陳旅長說：“子彈打完，蔣介石還會送來的，你是這樣想麼？不過，照你們現在這樣擺機關槍，蔣介石就不會給你送子彈來。”他看看幹部們，大家都很窘（〔居永〕拼）。又指着機關槍說：“這就不是來打仗的，是來湊熱鬧的。子彈總比人的兩腿快啣（〔腰〕），你如果不首先用火力斬斷敵人的退路，那你就捆不住‘口袋’口。我們有的同志愛說：‘三發砲彈一摔，機槍一叫，戰士們衝上去，一排子手榴彈（〔榴〕讀〔留〕）就解決問題。’試試看，你停留在這水平上，就

會碰得頭破血流。戰爭，戰爭是不同你講客氣的，同志！”停了停，他又盯着趙勁，說：“我認為好簡單是會害死人的！你也應該這樣想。”說罷，他不等趙勁回答，就向前走去。

衛毅親自率領戰士們修正機槍掩體。

陳旅長在陣地上走着。他邊走邊跟戰士們打招呼，還跟那些走近他的戰士握手。他喊：“同志們，頭一砲可要打響啊！”他宏亮（〔宏〕讀〔紅〕）愉快的聲音傳遍了戰壕（〔宏〕讀〔豪〕）。

戰士們紛紛吶喊（〔吶〕讀〔納〕）：“七〇一，頭一砲保險打響！”

他檢查工事；向戰士們詢問（〔詢〕讀〔尋〕）連隊上的各種情形：戰鬥準備工作，大夥的情緒，夜裏睡覺冷不冷，伙食好壞，有沒有烟草……。

陳旅長走到一個掩體邊，看見一連長周大勇跟戰士李江國正在研究什麼。他問：“李江國，戰士們情緒怎麼樣？”

李江國跣踞地（〔跣〕讀〔此〕，〔踞〕讀〔久〕又〔留〕）直起腰，望着旅長的眼睛，說：“戰士們一個個都嚟嚟

叫〔讀上〕!”

陳旅長大笑起來。他把李江國從頭到腳打量一番，說：“你這個調皮的傢伙（〔像讀〕，〔家〕），光勁頭足就行？”他指着李江國的頭說：“還要把腦筋這部機器開動起來！”又把那喜愛的眼光從李江國臉上移到周大勇臉上，問：“‘年輕的老革命’！李江國是個又威武又聰明的戰士，對麼？”

“對。”周大勇望着陳旅長的臉。

李江國憋（〔上〕）住滿肚子的高興，樣子顯得很莊嚴。

陳旅長臉色突然變得嚴厲了，說：“周大勇同志！告訴你們連隊的每一個幹部，這一仗只能打好，不准打壞！”

陳旅長走後，李江國跳下掩體，說：“連長，咱們旅長總叫你‘年輕的老革命’。這外號實在給叫開了。”

周大勇說：“他叫‘年輕的老革命’倒好點，一叫‘周大勇同志’，那十回有九回是尅

(^{ㄇㄛˋ}刻) 我。嘿(^{ㄟˋ}黑), 我算摸透啦!”

*

*

*

戰士們，通夜都在青化砭周圍的山頭上，緊張地挖工事構築火力陣地。那些把工事做好了連隊，就在陣地上演習，修正工事。夜裏，你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，處處能聽到鐵鍬(^{ㄍㄨㄛˋ}七腰)挖土聲、緊張的脚步聲、短促的命令聲。雖然說，不准高聲說話，更不准抽煙，但是總有人在山頭背後，解開衣服把頭蒙住，悄悄(^{ㄍㄨㄛˋ}七腰)抽煙。老戰士們都體驗過：一兩天不吃飯難受，可是不抽煙，喉嚨(^{ㄡˊ}龍)癢癢的更難受。

戰士們通宵(^{ㄊㄨㄛˋ}消)做工事，天麻麻亮，就把工事和大砲偽裝起來。白日間，只留少數人監視敵人，多半的人，隱蔽在青化砭東西的大山後頭。

第二天拂曉(^{ㄈㄨˊ}拂讀服)，部隊進入陣地。據說敵人的先頭部隊，正向伏擊地點前進。戰士們臥(^{ㄨㄚˋ})在工事中，把子彈推上膛(^{ㄊㄨㄥˊ}堂)，把手

榴彈的保險蓋都打開，一個個擺在工事邊。他們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山溝口。一點鐘，兩點鐘，……到了後半晌（^{ㄖㄨㄢˋ}_{ㄑㄩㄢˋ}）還不見敵人的影子。每一個指戰員的心都提到喉嚨門上了，眼睛也望得酸痛。啊，出馬第一仗是不是能打準，真是關係太大了。

太陽趁人不注意，像夜裏的流星一樣，嗖地（^{ㄕㄨㄟ}_{ㄨㄛˋ}）落在西邊山綫上。

陣地上那些戰鬥經驗滿多的老戰士：像李江國、馬全有、馬長勝都急得直躁（^{ㄉㄠˊ}_{ㄓㄠˊ}）腳，搓（^{ㄘㄨㄛˊ}_{ㄘㄨㄛˊ}）大腿。

一班長王老虎口裏噙着（^{ㄑㄩㄢˊ}_{ㄑㄩㄢˊ}）小旱烟鍋，蹲（^{ㄉㄨㄢ}_{ㄉㄨㄢ}）在工事裏，不聲不吭。看來，他粘粘糊糊的（^{ㄓㄢˊ}_{ㄓㄢˊ}），像是天塌（^{ㄊㄞˊ}_{ㄊㄞˊ}）下來也休想讓他着急似的。他眯着（^{ㄇㄧ}_{ㄇㄧ}）眼，瞅着自己嘴邊的小烟鍋。像是那五寸長的小烟鍋有說不清的妙處，他正在集中注意力研究它。

新解放戰士寧金山心神不安地問王老

虎：“一班長！你說，這裏離延安城才幾十里路，咱們好多萬人趴在這裏，敵人就不知道？”

王老虎眼睛不離自己的小烟鍋，慢騰騰地說：“哼（ㄣ），忙什麼哩（ㄣ）？心急吃不成熟飯。你要懂得：咱們耳靈眼亮，敵人呢，是聾子瞎子。”

寧金山看王老虎穩穩地（〔穩〕讀ㄣ〔嚴〕）磕着（〔磕〕讀ㄣ〔止〕）小烟鍋，他想不透：為啥（ㄣ）王老虎他們就相信敵人一定來？照他的想法，這一仗不準能打上。國民黨的隊伍打仗也精得很，他還能睜大眼睛朝刀刃（〔認〕）上踏？再說，國民黨的隊伍都是美國人出主意指揮的，他們帶着很多美國大砲，厲害得多呢！這一仗會打出什麼名堂，他心裏很嘖咕（〔嘖〕讀ㄣ〔敵〕，〔咕〕讀ㄣ〔姑〕）。

馬全有不知為了什麼事情，一下子就冒火啦。他瞪着虎彪彪的（〔彪〕讀ㄣ〔標〕）眼，左臉腮（ㄣ）上的一條寸把長的傷疤（〔疤〕）也變紅了，喊：“你窮叨咕（〔叨〕讀ㄣ〔力〕）什麼？我拔掉你的舌頭！”

寧金山一看馬全有那兩隻眼角下吊的眼睛，以為馬全有衝他發火。他心裏像十五隻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

猛的，馬全有旁邊一個戰士氣鼓鼓地說：“怎麼的，你倒把好心當成驢肝肺！好，咱們支部會上見。”

寧金山發現馬全有跟那個戰士在爭論着什麼，跟自己無干。他鬆了一口氣，心裏熨貼（〔熨〕讀_山育）了。

這當兒，太陽快落山了。紅彩霞（〔_上係_牙〕拼）把連綿（〔_上極_下〕）起伏的山頭，染得紅艷艷的（〔_艷讀_下厭〕）。成千上萬的烏鴉飛過天空。戰士們噦噦喳喳地（〔噦〕讀_下！〔_七〕，〔噥〕讀_下！〔_七〕，〔_極〕）說，烏鴉是世界上最敗興的東西！

來上鉤的敵人，還是無影無踪！

*

*

*

第三天黑夜四點鐘，部隊又往青化砭的山頭上爬。山坡上，左一路右一路的隊伍，插來插去。除了戰士們的脚步聲和刺刀磕碰手

榴彈的響聲外，一切都靜悄悄的。

部隊四點半進入陣地。趙勁在電話中和旅指揮所聯絡罷，坐在一個小土洞裏抽烟。

團參謀長衛毅順壠坎（〔壠讀ワ×〔坎〕讀リハ〔坎〕〕）走過來。他老是興頭挺足的。像是，他有使不盡的精力，用不完的心勁。他彎下腰鑽進團指揮所的掩蔽部，一條腿跪（〔櫃〕）在地下，立刻就給各營打電話，要他們檢查戰鬥準備工作。他放下電話耳機，說：“團長，楊主任說他到一營去了。”說罷，他叫來一參謀跟電話排長，吩咐了（〔吩讀ヒ×〔付〕讀ヒ×〔付〕〕）些事情，又對趙勁說：“團長，我到彈藥所去檢查一下，十分鐘就回來。”

趙勁沒吱聲，心想：讓他去吧，衛毅這樣人是不會讓自己有一分鐘閒着的。趙勁走出掩蔽部，順壠坎向北走去。有的戰士在挖防空洞，有的用樹枝偽裝工事，有的低聲談話，有的背靠壠坎拉鼾聲（〔鼾讀〕）。猛然，趙勁看見遠處有手電閃光，他罵：“這不是成心給敵人通消息？倒霉的（〔霉讀〕）傢伙！”就朝那閃光的